

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后可持续性扶贫项目跟踪调查(下篇·案例特写)

“给钱不如给生活”

——探访加多宝集团捐资中国扶贫基金会玉树地区灾后扶贫项目

德达村的故事

2012年5月,扎西再一次走进他熟悉的屋子——这间地震后留存为学校旧屋成了德达村商议大事的要地。屋子里聚集了村子中有威望的人,村里唯一的人大代表、66岁的贡嘎曲佳,27岁的村委书记桑巴罗松,还有村长、乡长和几个村民。不过这一次,扎西的心中充满了幸福感,他脖子上黄色的哈达,代表着村民们由衷的致谢和祝福,那是藏民献给他们心中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。

德达村位于长江上游通天河畔,是玉树州称多县拉布乡的一个行政村。村子像是一个被遗忘的孩子,距离玉树州中心结古镇70多公里,称多县城80多公里,狭窄的山路仅能通过单行的车辆,稍不留神整车就能翻下悬崖滑坡、落入滚滚河流。这般惊险刺激的山路,连老司机都要慎之又慎、马虎不得。

村子很穷。虽属半农半牧区,可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村民是无畜户,有牲口的也是几头黄牛而已,更多人仅靠种植产量不高的青稞和土豆勉强维持生计。就连玉树地区藏民普遍收入来源之一的冬虫夏草,也因为德达村辖区内的产量极低,而使这里的村民几乎没有靠天吃饭的本钱。于是,村子像陷入了贫穷的恶性循环一般,“将就着过日子”成了村民们的生活状态。

2010年的一场地震,无疑令这个贫困村雪上加霜,部分房屋倒塌、倾斜,几乎所有房屋开裂,全都变成了重度危房,属于玉树地震的重灾区。可是今天看来,那次地震或许是一个转机。

2010年7月,扎西跟随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调研组第一次走进了德达村,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加多

宝集团捐资1.1亿元在玉树进行的灾后扶贫项目调研。身为藏族人的扎西不仅是工作人员之一,更重要的是担当翻译工作,在偏远的德达村,仅有的几个会说汉语的人,水平也停留在打招呼 and 简单句子的阶段。回忆起那天的情景,27岁的藏族帅小伙、村里最年轻的干部桑巴罗松的脸上露出了有些惭愧的笑容,“当时知道有人要给我们捐东西,我们就是想要拖拉机,每家一辆,没想过要别的。”桑巴说。

“只要拖拉机”的坚持

在朴实直接的德达村村民心中,有了拖拉机,种青稞的时候就有耕地的工具了,除此之外,再无其他想法。这可让做调研的工作人员们犯了愁,若是200万预算资金全部用来买拖拉机也不是浪费了资源,而且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村子贫穷落后的现状,但是直接捐钱捐物倒也不失为省力气的好办法。可是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们偏偏选择了一条“费力可能并不讨好”的路——转变村民的意识思想,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。

从那年的7月到12月,扎西和同事们就不断地前往德达村,开始了与村民们漫长的“谈判”。村民们有着自己的固执和传统,仿佛几座大山隔开的不只是他们经济的落后,更是意识,“要不给钱,要不每家一辆拖拉机”成了村民们强硬坚持的条件。

扎西和同事们总结出了“迂回策略”、“诱导策略”、“苏格拉底式提问策略”这些有趣的沟通方法。扎西说:“开始村民们要35部拖拉机,我们问干什么、什么时候用,他们说种青稞,那么一年种青稞用拖拉机多久啊,他们回答只有1个月,我们接着问那剩下11个月拖

拉机闲下来是不是不划算呢,他们再想可能不划算。”

调研组工作人员之一、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陈济沧因为长期驻扎玉树,把皮肤晒成了黝黑,一个湖南人现在怎么看都像一个藏族小伙了。当他在和村民们沟通时候花费了不少心思:“只要是他们反对的事儿,说不通的事儿都就先不说了,我们聊别的,但是聊其他话题时我满脑子得想刚才的事情怎么说,得设计问题、提问、让他们回答,在一遍遍回答问题之后,他们的思路才会慢慢转变。”最后经过推算和讨论,拖拉机的问题解决了:每5户一辆,共7辆,轮流使用。



德达村村民打算把富余的奶制品运往镇上卖,那么这台运输车就能派上大用场了

至于还要什么、今后靠什么生活,这又得再进一步讨论。

从“要什么”到“为什么”

依然是这间屋子,35户村民每家的当家人聚在一起,聊什么?不再是村子里“要什么”,而是聊一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:家里的生活有什么具体的困难?村子里有什么可用的资源?村子为什么穷?一个个问题抛出来,大家开始认真地想了。

在四五次讨论后,扎西和同事们从大家零零散散的信息中基本了

解了这个村子的概况:7万多亩闲置的草场是这个村子唯一的资源,没有牦牛、交通不便,所以像酥油、用作燃料的牛粪、喂牲口的草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以高价从镇上购买,本来就“一穷二白”还要把钱花在很多琐碎上,另外村里有地在“撂荒”,能发展少量农业。于是,扶贫基金会以人均两头牦牛的数量、为村子里的183个村民购买了366头母牛,有的牦牛还带着小牛犊。

“以前我们需要牛粪做燃料,都要从很远的地方买,现在每10头牛1天能有1袋(牛粪),每袋价格10元的话,每个月就是300元。我们不用花钱买了,还可以卖出去。”村委书记桑巴介绍说。“是啊,咱们现在喝的酥油茶,就是捐的那些牛挤出来的勒。”扎西喝下一口热热的酥油茶,补充道。

“牦牛的浑身都是宝”,这是藏民常说的话,有了牦牛他们的生活就可以维持下去,而且会越来越富足。”桑巴说着,难掩一种得意和高兴。

村里唯一的人大代表、66岁的贡嘎曲佳,也是村子里有威望的长者。他慎重地对扎西说:“我可以代表德达村所有的村民来说一句,我要表达我们的感谢和感激。从我出生到现在的60多年里,整村推进的项目、这么好这么大的项目、能让我们富裕的项目,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。”

德达村的项目总投资165.71万元,是加多宝集团捐赠中国扶贫基金会用于玉树灾后重建的1.1亿里面,涉及到的四个项目中,花费最少的。以一个五口之家为例,一年约能增加收入38580元,人均增收7716元。的确,这个项目实实在在改变了整个村子的生活现状,甚至是村民们的思维意识。

“那个全自动的打糌机也比以前的好用多了,现在大家都排队用新的,没人用旧的了。”一位村民抢着说。

陈济沧自己的感受就是:“最

重要的是让他们自己参与这个项目,第二就是在参与项目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去体验、去感受项目带给他们的益处,才会改变。你一进去就讲一大堆大道理他们是不会听的。”

“我真的每天都在为你们祈祷”

就这样,中国扶贫基金会最终确定为德达村提供用于农业发展的,有7台农机拖拉机、青稞打糌机2台、榨油机2台、每户试点种植油菜籽1亩;用于牧业发展的有366头生产母牛、1辆送奶车、每户种植饲料1亩、为每户修建约16平方米的畜棚提供补助。

捐赠仪式那一天,曾经的贫困村这下子着实让周围的村儿羡慕了一把。“那天别的村子可羡慕了,好多都来看呢,还说为什么他们没有。”桑巴说着,难掩一种得意和高兴。

在德达村去往结古镇镇中心的路上,会遇到另一个扶贫基金会筹建的项目——“加多宝东风村蔬菜基地”。村里人将自家的地以每年每亩2000元出租出去,“可比自己种青稞土豆一年到头的每亩收入高出近1500元呢”。又到了一年一度挖虫草的季节,村里的劳动力就可以解放出去挖虫草了,几个留守的女人对家中财务并不知情,但也知道现在的收入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

玉树距离西宁860公里,又地处青藏高原腹地,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。震前的绝大部分蔬菜供应就要倚靠西宁长途运输,受灾后的蔬菜供应更是一度十分困难。所以玉树重建后蔬菜大棚并不罕见,可也不乏有些大棚因为建造匆忙、选址不当而产生诸多问题。山坡上的就因土壤薄、灌溉难,效益不容乐观。东风村的大棚选在山脚下的一片狭长平地,是收益好、产量高的

项目的日常维护,并且要为村子今后做打算。对于未来的发展,桑巴说:“现在我们把牛分成了四个组,每家轮着放牛。我们还打算以后把多余的酥油、牛粪、牛奶这些东西拿到镇上去卖,就能挣的更多了。”虽然这些想法在很多商人看来不算高明,可是村民们已经开始在慢慢转变。

有一位老阿姨,一直在默默地旁听着大家的谈话,直到扎西和记者要离开时她才对扎西讲了好多。原来她一直在诵经祈祷,“老阿姨说,我真的每天都在为你们祈祷,谢谢你们。今天知道你们要来,路上不好走啊,我一定要好好念经、保佑你们平安。”扎西翻译的时候,眼里有了泪光,“我们的祈福是最虔诚、最纯净的。”

“我们租地、你们种菜”

在德达村去往结古镇镇中心的路上,会遇到另一个扶贫基金会筹建的项目——“加多宝东风村蔬菜基地”。村里人将自家的地以每年每亩2000元出租出去,“可比自己种青稞土豆一年到头的每亩收入高出近1500元呢”。又到了一年一度挖虫草的季节,村里的劳动力就可以解放出去挖虫草了,几个留守的女人对家中财务并不知情,但也知道现在的收入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

但在玉树大部分村民是不愿意种菜的,因为种菜时喷洒农药杀虫的过程也是杀生的过程,这违背了他们的信仰和风俗。现在,东风村村长巴松和一部分村民也意识到,自己种菜要比把土地出租出去挣得多。“慢慢地,我们也学一些种菜的技术,然后考虑把大棚收回,雇人来种菜。”巴松说着温室大棚今后的打算。



山脚下一片适于种菜的狭长平地,使大棚的效益有了保障

佼佼者。

蔬菜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698.13万元,共修建73栋温室大棚。来自安徽的杨师傅租了其中的13个。棚里绿油油的莴笋长势不错,可是杨师傅对于每个棚实际使用面积不足一亩、租金还是贵一点这些问题不太满意,对于自己的收入只是保守估计地说了模糊的数字。

玉树县扶贫办副主任尼玛才仁介绍说:“项目的租地收入惠及到东风村的每个村民,包括无保护、低保户等,他们也会按人头每年每亩2000元出租出去,“可比自己种青稞土豆一年到头的每亩收入高出近1500元呢”。又到了一年一度挖虫草的季节,村里的劳动力就可以解放出去挖虫草了,几个留守的女人对家中财务并不知情,但也知道现在的收入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

但在玉树大部分村民是不愿意种菜的,因为种菜时喷洒农药杀虫的过程也是杀生的过程,这违背了他们的信仰和风俗。现在,东风村村长巴松和一部分村民也意识到,自己种菜要比把土地出租出去挣得多。“慢慢地,我们也学一些种菜的技术,然后考虑把大棚收回,雇人来种菜。”巴松说着温室大棚今后的打算。

“运输队”里有能人

沿着重山之间狭长的结古镇一路而去,就到了甘达村,在灾后调研中得知,甘达村有驾照的村民很多,结合玉树灾后重建中对工程车有大量需求,村民又有强烈发展运输队的愿望,于是甘达村里多了一只“小小运输队”。甘达村合作社的理事会共有三位成员,他们可是全村人投票选举出来的、他们最信得过的人。正是因为这份信任,也带给他们沉甸甸的压力和责任。

巴扎今年60岁了,因为年轻时做过虫草生意,很有经商头脑而被村民们选为“运输队合作社”的使用面积不足一亩、租金还是贵一点这些问题不太满意,对于自己的收入只是保守估计地说了模糊的数字。

玉树县扶贫办副主任尼玛才仁介绍说:“项目的租地收入惠及到东风村的每个村民,包括无保护、低保户等,他们也会按人头每年每亩2000元出租出去,“可比自己种青稞土豆一年到头的每亩收入高出近1500元呢”。又到了一年一度挖虫草的季节,村里的劳动力就可以解放出去挖虫草了,几个留守的女人对家中财务并不知情,但也知道现在的收入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

“运输队第一次分红了!”这在村里人眼中可是天大的喜事儿。每家派出代表在村里的小卖店门口排好队,准备领钱。两大摞红色的钞票,按人均200元分到每家。理事会的会计小心地翻开他们的账簿,每一个人名后面都跟着一个数字,数字上的红色手印仿佛在回放着当天村民们领到钱时候的喜悦。

“其实甘达村村民并没有记账的习惯,我们在培训的时候不能用专业的会计来教,我们商量后就用最原始的方法,在本子上打好格,

写上收入、支出。那时候村里推选出的会计还叫来了他上学的女儿陪他一起学习记账。”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陈济沧回忆起当时培训的场景这样说。

36岁的副理事长也是家中的顶梁柱,现在却一心扑在了运输队上。赶上挖虫草的季节村里的司机们不能开车了,他就充当运输队的司机,可是“村民司机”每天还有100块的工资,这位“副理事长司机”是免费的。“我们也想过不做了,可是村民们都说一定要让我们来管理合作社,他们信得过我们。只要大家伙信得过,有钱分,我们就高兴。”合作社理事长巴扎说。

截至2011年年底,平均每人分得运输队的盈利500元。即便如此,巴扎还是觉得遗憾,“因为没有经验,比较遗憾,没能给大家赚多少钱。”他最大的希望就是他任期的三年中,能给大家多赚点钱。

不同于单个村子的援建项目,这次需要五个村子合作完成。目前每个村子都选出了理事会、监事会的成员,等市场盖好后要进行再次选拔。现在五个村子的理事会也在互相比着为市场建设出力,希望在最终的大合作社理事长选举中被大家认可。

“所有的四个项目,我们都是帮助他们建立起一套完全由他们自己选出的班子,教他们议事、决策、监督的方法,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他们建立好这个‘造血’机制,运转起来。”王军继续说。

“我搭台子你唱戏”。不难想象农贸市场盖起来后的场景:市场里也许会有来自德达村的奶制品,也许会有来自东风村的新鲜蔬菜,甘达村的理事会盘算着在市场里租个商铺做生意,他们的运输队便可以排上新用场了。

新的希望在结古镇

在结古镇中心的一片山脚下,仅剩的几家租户和村民们正在自行拆除房屋,他们要腾出一大块空地。川流不息的车辆从空地旁边的214国道驶过,将结古镇与远方的西宁相连。这样的好地方或许预示着几个月后即将盖起的农贸市场

场,就像结古镇的藏语寓意那样,是“货物集散、贸易繁荣的好地方”。

玉树县扶贫办副主任尼玛才仁介绍说:“结古镇农贸市场整个占地50亩,包括农贸市场、宾馆和停车场,设想建成后的农贸市场包含肉类、蔬菜和粮食综合三个部分。”

这是四个援建项目中的重头戏,预计使用资金7000万元,惠及到的村民也是最多的。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王军介绍:“市场的产权也是交给合作社,项目收益权将归由结古镇辖区内的5个村子,906户村民,利润的分配也是按比例,因为玉树的地方比较特殊,土地私有化情况很多,所以市场所占地的归属村子会得到收益比例大一些,大概30%。”

不同于单个村子的援建项目,这次需要五个村子合作完成。目前每个村子都选出了理事会、监事会的成员,等市场盖好后要进行再次选拔。现在五个村子的理事会也在互相比着为市场建设出力,希望在最终的大合作社理事长选举中被大家认可。



运输队合作社的账本上,简单的记账方式却清楚地显示着每一笔账目

